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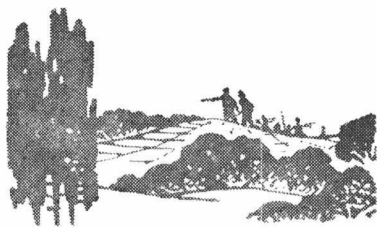
新绿的瞳孔里

短篇小说集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新綠的勝地

短篇小說集



甘肅人民出版社

新绿的腾格里

〔短篇小说集〕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兰州庆阳路304号)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3年11月第1版 197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15,000

书号：10096·67 定价：0.38元

目 录

长城大伯	李德文(1)
岭上腊梅	李田夫(20)
根深苗壮	肖 阳(37)
秀 娟 嫂	孙吉康(51)
传 宝	张永寿(67)
渠水欢奔	焦熙生(81)
指 示 灯	玄承东(93)
我的师傅	玄承东(108)
梅豆格热	颜明东(124)
白发还青	何登焕(141)
火红的领巾	陈崇凯(152)
编 后	(165)

长城大伯

李 德 文

人还没有到黄羊滩，心却早飞到了黄羊滩。从公社骑自行车出了门，我脑子里就不停地思索着怎么写黄羊滩的英雄事迹。说实在话，作为一个搞水利的人，而又自告奋勇来写这种学大寨的典型材料，是有点自不量力。但是，贫下中农向沙漠开战的豪迈气概激励着我，觉得自己有责任把那里发生过的事情写出来。因为我不仅耳闻目睹，还亲身参加过开发黄羊滩的战斗……

一

一九七〇年秋天，领导上把我从县水利局调到沙滩公社工作。当时公社正打算搞一个水利建设规划，要我先到各大队跑一跑，普查一下全公社的水土情况。这个公社我以前来过，大致情况还算了解。它的西北边是有名的腾格里大沙漠；东南边是一条红水河，全公社十个大队都分布在河的西北岸上。一道古长城由南到北，插进腾格里沙漠。我想从红

水河下游溯流而上，全面了解十个大队的水土情况，就先到了离公社最远、距沙漠最近的沙湾大队。

大队办公室里正在开干部会。党支部书记姓赵，我以前就认识他。一见面他就说：“啊呀！老徐，你来得可真巧！我们今天这个会，就跟你这位搞水利的有些关系呢！”我忙问是怎么回事。他把我按到板凳上坐下，又倒了一杯水，才说：“根据群众的建议，我们打算抽调一部分人去开发黄羊滩，向腾格里进军呢！你来得正是时候，快给咱们出出点子。”

我说先听听大伙儿的意见。他说：“那也好，大家接着谈吧！”于是，队长们又七嘴八舌地议论起叫谁到黄羊滩去当队长的问题来。赵支书说：“黄羊滩离这儿十多里路，又是那么大的创业工程，需要一个有经验、有干劲、遇事能拿出办法的人去挑这副担子。”干部中有的说从现在的生产队长中挑，有的说从社员中挑，各有各的道理，意见一时还统一不起来。赵支书说：“我倒是瞅下了个人，保险大家都同意。”大家忙问是谁，赵支书又说：“可就是年纪大了些，今天开会我都没通知他。”

赵支书话音刚落，门“哗啦”一声开了。一个人“咚咚”几步跨了进来，粗声大气地说：“怎么？年纪大了就不准革命了？”那声音，就象谁在敲大铜钟，震得人耳朵里嗡嗡地响。

赵支书忙凑在我耳边说：“嗨！巧得很，说曹操，曹操

就到！”

一听赵支书这话，我便赶紧把来人仔细打量了一番：这是位六十岁上下的老汉，中等身材，穿白汗褂，青裤子，肩上披着件青粗布夹衣，腰里扎着条蓝布腰带，上面插着个白铜旱烟锅。老人脸膛很大，额头上的几道皱纹又深又粗，好象刀刻的一样。两道浓眉下面，一双眼睛又黑又大。最引人注目的，是那部连鬓胡须，长得又浓又密，跟满头斑白的头发联成一气。

他扫了大家一眼，几步走到赵支书跟前，从腰里抽出旱烟锅，还是那么粗喉咙大嗓门地：“拴头！”他叫着赵支书的小名，“我今天真想敲你两烟锅子！怎么，年纪大也成了缺点啦？这么大的事情，为啥不叫我一声？啊？”他一面说一面举起旱烟锅要往下敲。我忙拉住他的手说：“老人家，你别动武，坐下慢慢说。”

老汉看了我一眼，笑着说：“噢，这位同志你别见怪，我是吓唬吓唬他。要真打，我还舍不得呢！可是你看他们，嫌我老了，开发黄羊滩不要我了，你说气人不气人？”

赵支书忙把老汉按到板凳上，解释地说：“大叔，我们怎么能不要你呢？刚刚在说道着你，你就来了。”

这阵儿屋子里可热闹啦！年轻队长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和老汉逗趣儿，语气中带着既尊重又调皮的味道。

“长城大伯，你今天吃了几斤炸药，为啥火气这么大？”

“长城大伯，你到黄羊滩去，能舍得你那宝贝林带

吗？”

长城大伯！咋叫了这么个寓意深长的名字？我正思索着，一个小伙子又说话了：“长城大伯，我们想请你到黄羊滩去当队长哩，你去不去？”

“哼！还用你请！我自己不会去？”老汉那洪钟般的声音又响了。他用旱烟锅捅了捅坐在身边的赵支书：“拴头，听见没有？我到黄羊滩去你放心不放心？”

赵支书无可奈何地说：“大伯，你去，我一百个放心。不过——”

“不过什么？又嫌我老是不是？走！咱俩到外面去摔几跤！”老汉忽地站了起来，一把捏住赵支书的左手就往外拉。赵支书没提防，“哎哟”一声，疼得直咧嘴。

老汉笑着说：“咋样？老不老？”

赵支书甩着手腕说：“大伯力气不减当年。”

“那么叫不叫我去？”

“大伯，你去我没意见。不过，得给你配上个年青力壮的助手！”

“嗯，这我同意。”老汉点着了旱烟锅，“吱儿吱儿”地吸起来。

“会上还研究从各生产队抽十几户贫下中农和你一起去。”

“这我都同意。啥时候动身？”

“刚才大伙儿的意见是今年先修好房子，弄个住处，再

栽些树，明年开春后修渠、开荒，后年开始种庄稼。”

“噢——”老汉拿起烟锅子在板凳上狠狠磕了几下，倒掉烟灰，气呼呼地说：“那我不去了！”

“不去了？！”队长们都困惑不解地望着他。

“你这个当书记的是咋想的？”老汉拿烟锅指着赵支书问道：“照这样四平八稳，磨磨蹭蹭，哪一年才能把翻身仗打上去？”

赵支书赶紧解释：“大伯，那儿风沙大，生活艰苦，总得先给社员们安排好住的地方……”

“噢，为安排住的地方就得等上一年，把几十号人开到那儿吃现成饭？这是去开发黄羊滩，还是去当五保户？哼！”老汉气得把脖子转了过来，正好对着我的脸：“同志，总路线上开头就说，要‘鼓足干劲’。你说说，咱们这干劲鼓得怎么样？能说足吗？”

我刚听到开发黄羊滩的话，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大胆的设计，所以对队长们的意见都是同意的。这会儿听了老汉的话，感到他心胸更开阔，想得更远，便赞同地点了点头。

大家半天没吭声，都在思索着长城大伯的那番话。后来赵支书站起来说：“同志们，大伯刚才批评得对！看来咱们的干劲还不是鼓得很足啊！我建议，今年秋天先机耕百十亩土地，挖通渠道，明年春天就种头茬庄稼。”

“嗯，这样嘛，我就去。”老汉又把烟点着了，“我思谋着，再从林带里长得太密的地方挖上千把棵树，移栽到黄

羊滩，明年就能挡一些风沙。等到春种一结束，咱就压沙丘、栽树。要说住的地方，你们都不用愁，到了那里我就有办法。”

“嗯，有道理！”

“到底嘛，生姜还是老的辣！”

“嗨！老将出马，一个顶俩！”

最后讨论的结果，确定长城大伯和三队的副队长三娃负责开发黄羊滩，并通过了赵支书和老汉提出的具体办法。

二

散会后，我跟赵支书谈完水利建设规划的事情，便谈到了长城大伯。跟老汉的这一次见面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特别是他的名字，我更感到新奇。赵支书是个很健谈的人，对长城大伯的身世也很了解。他给我详细讲述了长城大伯的过去。

三十多年前，这里的人都住在黄羊滩。那里原来有一片柴湾，还能挡点风沙。大伯姓张，名字叫大成，一家人靠着一亩半薄地糊口度日。

他三十岁那年，马匪兵开到了黄羊滩，把他们的骆驼都赶到柴湾里去放，硬把柴湾给糟践掉了。大伯看着气不过，就串联了几个小伙子，把马匪的骆驼撵跑了。当天晚上，四个匪兵闯进他家，要把他抓走。大伯一看势头不好，便跳出

门外，从草棚顶上抽下一根椽子，朝着匪兵排头儿打了过去。只一下，四个人都趴到地上了。等到匪兵们清醒过来，大伯早跳过墙头，无影无踪了。匪兵没抓住大伯，就把他父亲抓去，活活给打死了。大伯在外面躲了一个来月，等回到家里，父亲死了，柴湾给糟塌了，马匪兵也走了。他怀着满腔的仇恨，闷着头在地里干活。

真叫做祸不单行。头年马匪糟塌了柴湾，第二年春上麦子刚刚破土，就刮了一场老黑风。那场风整整刮了两天两夜。那两天，人也分不清啥时候是白天，啥时候是夜里，屋里不点灯就什么也看不见。房门一开，黄沙就直往屋里泼。

大伯的家在柴湾沿上，离沙窝最近。两天两夜的黑风刮完后，门外面堆下了两个大沙堆，堵住门出不去人了！他从窗子里跳了出来，跑到地边上一看：啊！一亩半薄地，哪里还有棵苗？只是一堆接一堆的老黄沙！

大伯气得两眼发黑，回到家里就把房子拆了。他媳妇问他：“拆房子干啥？”他说：“这地方住不成了，咱们走！”他把房子卖了，买了一峰骆驼，驮着老婆娃娃走了新疆。

后来，风沙逼得人在黄羊滩住不下去了，全村人都陆陆续续搬到了沙湾。

解放后，这里就成了穷人的天下啦！减租反霸，土地改革，正闹得红火的时候，大伯又回来了：还是一峰骆驼上驮着老婆娃娃。

土改中斗倒了地主，大伯也分了五亩地，三间房子，还

有十几棵树。后来，乡上号召植树造林，防风固沙，大伯领着人查风口，看地形，可积极啦！那时还没有苗圃，树苗缺乏，他从自家的树上剥了一大车树栽子拉去栽。他一带头，别人都跟上这么干，头一年就栽了三百多亩地的树。过了五年，这里的树就成了林，象一堵墙把风沙给挡住了。群众把这条林带叫做“绿色长城”。

从此以后，大伯就在林带里安了家，当上了护林员。老汉把那些树看得可珍贵啦！整天修枝、松土、浇水、挡牲口，忙个不停。林带越造越大了，老汉也越来越高兴，见了人一开口就是“咱的长城……”。后来说得多了，年轻些的人就干脆叫他“长城大伯”。他听了不但不生气，反倒捋着胡子笑哩。

刘少奇这坏蛋大刮单干风那年，队里的个别坏人私下里煽阴风，想把林权下放。几个后进社员叫煽动得转了向，跑到林带里去砍树，他们东张西望了一阵儿，又嘀咕了半天，选中了两棵长得周周正正的大白杨树，抡起斧头就往下砍。

“住手！”突然，林带里象是响了声炸雷，把几个人都吓得怔住了。他们掉头一看，只见长城大伯右手拄着把铁锹，左手叉在腰间，铁柱子似的立在那里。他那部浓密的胡须象一根根钢针向外扎着，鼻子里“呼哧呼哧”直出粗气，眼睛里好象要喷出火来。几个人一看这阵势，脚底下就象叫树胶粘住了，两条腿软软地抬不起来，只是呆呆地站着。

“谁叫你们砍树来了？”大伯厉声问道。

几个人大眼瞪小眼，不敢吭声。过了半天，一个叫王老五的才抖抖索索地说：“听……听说林权要下……下放，我……我们……”

话没落音，大伯倏地提起铁锨，朝前走了两步：“谁说的？叫他来冲着我说！来！要砍树的先朝我身上砍！把我砍不倒，你们不要想动一根树杈！”说着，他把铁锨往地上一戳，只听得“咯嘣”一声，锨头齐碴碴地断断了。

王老五几个撂下斧头，转身就跑。

“往哪里跑？回来！”大伯又是一声大喝。那几个又乖乖地站住了。王老五哀求地说：“大成哥，咱再不敢砍了，叫我们回去吧……”

大伯装了袋烟，一边抽烟一边问道：“老五，你说说，你不在黄羊滩安安生生地住着，为啥把家搬到沙湾来了！”

“黄羊滩住不着了哇，大成哥……”

“为啥住不着了？”

“这你也知道，柴湾叫马匪队伍糟塌得种不成庄稼……”

“嗯。那么你说说，这里的林带砍掉还能不能种庄稼？”

几个人都耷拉着脑袋不作声了。

“糊涂啊！”大伯说，“想过没有，砍林带走的是谁的路子？这么干谁高兴？回去了好好想一想，心里头放明白些，不要跟着旋风胡打转转。”

“大成哥，我们错了……”王老五说。

“嗯。知道错了就好。回去给大队里说说，是谁叫你们砍树来的。去吧！”

这几个人一走，大伯思来想去觉得里面有名堂，就跑到大队反映了情况。大队党支部研究了阶级斗争形势，发动群众查出了煽动砍树的地主分子，开会斗争了他，刹住了这股歪风。

这次开发黄羊滩，又是长城大伯出的主意。学习了昔阳县学大寨的经验以后，大伯好几天吃不好饭，睡不好觉，脑子里白天黑夜都在翻腾着这个问题：昔阳能办到的，我们难道不行吗？我们比别人少了胳膊还是少了腿？可为啥没办到呢？……对了！咱还缺乏点人家那种大干快干、重新安排河山的创业劲头啊！这些年把家门口的风沙治住了，日子越过越舒坦，有点停步不前了。咳！真不应该啊！他跑去跟赵支书说：“拴头，咱们到黄羊滩去闹革命吧！应该向腾格里进军了！那儿土质好，地皮子又宽展，只要治住了沙，就是个挖粮食的地方啊！”党支部那些日子正开会找差距哩，便马上研究了这个问题，决定了向黄羊滩进军！

……

以后几天，我和赵支书，还有几个老农，一块儿看了看沙湾大队的地形、渠道，征求了他们对水利建设规划的意见和设想，又和他们一起勘定了一条通往黄羊滩的水渠。我临走的前一天，大队召开了开发黄羊滩的誓师大会，公社陈书记也来参加，还派来一台拖拉机帮助垦荒。

那天，长城大伯穿了一身崭新的衣服，新鞋新袜，还戴了顶新帽子，把斑白的头发盖得严严的，那部引人注目的连鬓胡须也刮得干干净净，显得年轻了许多。他站在队伍最前头，双手掌着一面大红旗，旗上绣着“向腾格里进军”六个金色大字。不知道是心情太激动呢，还是那面红旗映的，他脸上泛着一片红光。当赵支书一宣布“向黄羊滩进军”，会场内外顿时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雄壮的口号声响彻云天。大家都在等着长城大伯带队出发哩，谁知道他这时脸上挂着两行热泪，嘴角颤动，声气哽咽，说不出话来了！

陈书记拉着他的手说：“大伯，我了解你的过去，也知道你现在的心情。”大伯紧紧地握了握陈书记的手，猛地擦了一把眼泪，两手擎着红旗，纵身一跳，便稳稳当当地站在拖拉机上。他用发颤的嗓音喊了声：“出发！”浩浩荡荡的队伍便向着黄羊滩进发了。

队伍前头的那面红旗，在蔚蓝的晴空下有力地飘摆着，显得格外艳丽。

三

去年春天，水土普查结束后，我到了黄羊滩。那时清明已过，黄羊滩种的头茬小麦刚刚破土，移栽的柳树、白杨正在吐芽，可是却看不见一间房子。走得离古长城近一些了，才看见长城脚下有一排窑洞。噢！他们在长城里面安家了。

沙丘上，红旗飘扬，歌声嘹亮。小伙子、姑娘、中年人、老年人，挑担的挑担，抬筐的抬筐，撒土的撒土，栽梭梭的栽梭梭，上上下下，来来往往，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。

我刚跟副队长三娃说了两句话，就看见长城大伯提着铁锨、挑着担子走上沙丘。上得满满的两筐土把扁担压成了一张弓，“咯叽咯叽”直颤悠。三娃迎了上去，一把扯住扁担就数说开了：“大伯，你六十几的人了，干活怎么老没有个分寸？这么重的担子，就是小伙子挑上都压得咧嘴哩。你力气再大，岁数不饶人嘛！你这算干活呢，还是拼命呢？叫别人看见，还当咱黄羊滩没小伙子了。老徐，我在他面前说话没权威，你批评批评他！”说完，接过担子挑走了。

大伯比我去年见时瘦了一些，额头上的皱纹更深了，眼睛里布满了红丝，密匝匝的胡楂子已经够长了，也没有刮。他见我盯住他看，摸了摸胡楂子笑着说：“瘦了是不是？没有啥，只要能把粮食打下，瘦一些心里也自在。”

我说：“大伯，你上了岁数了，得注意身体。”

他说：“老徐，眼下正是压沙丘的茬口，活路紧着哩，得拼命干哪！你看，咱压了十天了，才压住两座沙丘。还有五座，半月里头就得压住，还要栽梭梭哩。”

“你没给赵支书反映一下，叫家里派些劳动力来支援？”

“赵支书前天来了，说家里要派人来，我和三娃都对。去年家里往这里抽了人，现在劳力也紧张着哩。再说，啥都靠家里支援，咱到黄羊滩吃闲饭来了吗？”

“那就得想个快干的办法呀！”

“办法倒是想了一个，还不知道行不行。”

“大伯，我看你也太小心了。叫我说，咱就照你那办法先干，不行了再说。”三娃挑着空筐回来，接上了话头。

“不行了再说就迟了。以前漫压的沙丘，有时候还叫风卷掉哩。这个办法万一不成，浪费劳力不说，还保不住那百十亩庄稼。”

我忙问：“啥办法？”

三娃撂下担子，拿大伯那张小簸箕一样大小的铁锨，在地上横划了三道，竖划了三道：“你看，就是压成这种纵横交叉的土埂子，埂子上栽上梭梭。这样压，只要漫压的一半土就够了。我看保险行哩！”

我说：“大伯，你没试一试？”

“还没顾上试哩。前天我在横沙窝看见咱从前插的“风墙”，才想出这法儿来。那种风墙，就是在沙窝上压一条土埂子，上面栽上树条、柴草，也能挡些沙。现在要是压成这种交叉的土埂子，沙丘上就象盖了张网，也许能固沙。”

三娃说：“大伯，咱现在就去试着压一块怎么样？”

大伯说：“好！咱三个到西边那座大沙窝顶上试去！”

我一面干活一面想：赵支书瞅中了长城大伯到黄羊滩来当队长，实在是有力量的。

晚饭后，我跟大伯刚走出窑洞，大伯就说：“哟，起风了！”